

目 录

清末广州科举与学堂过渡时期状况·····	沈琼楼(1)
解放前广州粤乐艺人的行帮组织 及其纠葛内幕·····	陈卓莹(25)
伍廷芳事略·····	光 英(46)
伍庸伯先生传略·····	梁漱溟(62)
抗战时期广东财政、税务情况·····	陈孟坚(82)
抗战时期广东开征所得税的梗概·····	黄升平(96)
洋烟垄断和国烟反垄断的斗争·····	周心荃(102)
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始末 ——民国初年贼魁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纪事 ·····	林俊聪(109)
台山匪患史话·····	朱兆光(125)
印尼土生华人的文学活动·····	杨启光(138)
马来亚龙运华侨矿工反日工潮·····	张应龙(168)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头家与工人罢工 ·····	T·P·WANG著 林远辉译(182)
对思慕《香港〈华商报〉的国际时事宣传 及其他》一文的订正·····	陈乃良(228)
《广东文史资料》勘误表·····	(229)

清末广州科举与学堂过渡时期状况

沈琼楼

本篇所述，是从清光绪中叶起，至辛亥革命时止，笔者目睹学堂勃兴的状况。但限于见闻所及，有些情况未知其详。据我所知，清末科举废止后，一时风起云涌出现的私立学堂，是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间事。记得每年在东较场开运动大会时，见到有学堂的校旗和队伍，才知道有这些学堂的出现。但要叙述其经过历史，迄今事隔六十余年，记忆所限，不免挂一漏万，遗漏之处，尚希阅者补充订正。

一、广东学堂的兴起

广东之官办学堂，以黄埔水陆师学堂为始。当我初进两广大学堂就读时，有许多老教师，都是出身于水陆师学堂的。但这所学堂究竟创办于何人何时，我过去也曾请问过好些老前辈，已有不同的两说：一说谓系张之洞所创办，开始于光绪十三、四年间（公元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一说则谓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中法之战，彭玉麟奉诏来广东筹防海疆，因见广东水师窳败，海防人材缺乏，遂奏请清廷谓闽粤同属南方海疆要冲，广东亦应仿照福建开办水陆师学堂一所，以储练海防人才，奉旨允准，遂移

地在黄埔设学堂，于光绪甲申、乙酉间开办。

由前后两说互勘，开办时期距离不过三年，矛盾出入不大。至于创办人一说以为彭玉麟，一说谓张之洞，此亦不成为分歧之问题。查光绪甲申中法战役期间，张之洞已任粤督；彭玉麟之来，系以钦差大臣身份筹划加强海防，而非地方大吏身份。筹款开办学堂，属于地方建设之事，自当由地方疆吏负责，或者倡议设水陆师学堂者为彭，亦必须协商张之洞联衔会奏清廷。至于奉准之后，由筹备以至开学，自然一切均由张之洞董其事。所以说这所学堂，是由张之洞手所创办，似无疑问的了。至于今日，则诚所谓诘问其事而遗老已尽。究竟当日总管课务的是什么人？充当教习者又是些什么人？所开课程若干门？学习期限为若干年？均无所知。现仅就其所培养出来的人物情况说一说。

我的老师辈中（指由两广大学堂到广东高等学堂时的教习先生）我接触过的几个人，第一个是曹汝英，字粲三，比较多才多艺。两广大学堂开办时，教习群中只有他一位是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他任教的是甲班英文，还兼过物理课，后来一个体操先生程铎钰因有问题辞了职，曹老师又代过体操课。曹老师还擅长数学，他在两广大学虽无担任此课，但他同时在教忠学堂任数学课，著有《直方大斋算草》刊行，当时许多初步研究数学的青年，都奉这本书为圭臬。教数学的林汝魁（番禺人）、林庆镐（新会人）、罗伟卿、朱孔阳、潘应祺（番禺人），教英文的何宽容、区浹信、罗国瑞等，都是水陆师学堂出身的。由两广大学至广东高等学堂，其间教席更迭频繁。开办大学堂的姚文焯，是浙江人；任期不满四月辞职而去。跟他而去的数学教师有方德公、姚景实等人。所以林汝魁、林庆镐、罗伟卿等人都陆续被延揽进堂教数学，林汝魁后有高就，而另来了朱孔阳。据闻他们均由曹汝英所介绍。一

年半后，丁仁长去而吴道镕继长大学堂，时曹汝英也高升为北京贵胄学堂的监督，还有两个英文教习丘志范、林乔椿随之而去。随后，何宽容、区沃信、罗国瑞等被延揽进堂教英文。

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中日后飞黄腾达的，首推谭学衡。谭字亦张，新会县人，水陆师学堂毕业后随其父至京，混迹官场，宣统年间当了海军副大臣，袁世凯组阁时，又出任海军大臣，算是广东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中一个突出人物。

第二间广东官立的学堂，应是西学堂。这间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恰在戊戌政变之后。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是个顽固老朽人物，不同于张之洞、岑春煊等洋务派务实之流。西学堂开办时，水陆师学堂早已结束，只是用了水陆师学堂两个毕业生曹汝英、潘应祺在西学堂任教。曹教英文，潘教数学。西学堂只是这两个教习。曹任教两年多，到光绪二十八年，两广大学堂和教忠学堂同时开办，曹被两学堂延揽，在大学堂专教英文，在教忠则教数学。西学堂另请林译生（北洋学堂毕业）教英文。潘应祺则直教到一九〇三年冬西学堂毕业结束，才转到广东高等学堂任教。

最早开办的私立学堂应推时敏学堂。开办时期似在一八九八年，比西学堂还早一年。时敏开办经过及其内容，已多散见于省市文史资料中，故不赘。

二、科举废止前的兴学步骤

（一）两广大学堂与教忠学堂

两广大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首任主校政者为姚文焯（字稷臣，浙江人）。姚为翰林院检讨出身，曾

简放过云南省的督学使者（即学台），后来以道员分发来粤候补。他曾署理过一任广东督粮道，原是一个红道员。当时由总督陶模委派他开办两广大学堂，取名却叫做大学堂总理，姚任职不过三个多月，便解职离堂。暑假后，开办教忠学堂的丁仁长来继姚任，取名改称总教习。当时大学与教忠两学堂均由丁一人总其成，而丁仍兼顾原任的越华书院山长。

大学堂原定甲、乙、丙、丁四班名额，每班学生四十名，凡一百六十名，略仿原日广雅书院之公费生性质。学生必须驻堂寄宿，而由学堂免费供膳。此项开支，来自政府拨给学堂经费固定预算中，是以学堂须经常保持一百六十名学生名额。而学生流动性颇大，因原定毕业期间为八年之久，在八年之中，人事变迁甚大，在姚去丁来时，学生已缺额二十余名，丁即指教忠生考来递补。丁任至癸卯冬即辞职，续任者为吴道熔，于翌年甲辰改名为广东高等学堂，主校政者亦改名为监督。吴任监督至辛亥革命时止，在职八年多，历时为最长。自甲辰（一九〇四年）起，清廷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成立，明令各省不必办大学，已办的应改为省立高等学堂，这是壬寅年开办的全国还是第二间的两广大学堂需要改名的原因了（全国官办的第一间是山西大学堂，是岑春煊在晋抚任内辛丑年开办。粤督陶模翌年开办的两广大学堂，还是向岑索取山西大学章程作为蓝本的）。

京师大学堂向各省已开办的大中学堂学生中，吸收优秀学生入读，当时大学堂是先办五年制的预科，在预科修业期满，亦只等于五年毕业的旧制中学。故当时的大学堂与中学堂，名科虽不同，而学生程度则并无差别。京师大学堂在广州招考录取近三十名学生，高等学堂占大半数。现忆得起的有：卢颂芳、李伯贤、陈其瑗、汤龙骧、麦棠、陈頌芬、冼继朴、李文骥、曹膺尧、黎

惠中、蔡洵、区宗洛、梁程等人。其他如教忠学堂、广府中学的学生，亦有被取录吸收者。教忠学生朱大符（执信）也入选，但朱同时也考得留日速成法政科，因不赴京师而往日本留学去。

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同时，清廷还在北京开办了好些如交通传习所、实业学堂等职业学堂。因此高等学堂的学生中，有些小康之家，可以筹出旅费的人，都想去京师观光，希望另寻出路。于是朱兆奎等人考进了交通传习所，李经灿等人，考进了实业学堂。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暑假时，吴接丁任未及一年，而原来的一百六十名学生，离校者已达半数，吴道镨只有收旧生并为两班，另招新生八十人进校，新编两班，以足一百六十人之额。但旧生开课已过两年半，新生虽按旧生相当的程度录取，仍是参差不齐，其时学堂中教忠与高等前身两广大学是同时开办的，稍后则有广府中学，当时有公费供膳，条件较为优越。教忠则除最先考取的通额及广府十四属公额生外，后来入学的均须缴学费，其中家境贫寒者，多欲转入他校。当时新旧班学生，只英文一科还勉强赶得上，数理化等科，则差距甚大，吴将旧生编为第一部（即理科生），新生编为第二部（即文科生）。

翌年，总督岑春煊要开办两广游学预备科，这一招考，又把高等学堂一、二两部学生大量吸收过去，致使一部里只剩三十余人留读。原因是他们认为再读一年，预科毕业，便可得到清廷奖叙的优拔贡头衔，或是感到家境困窘，又有家室之累，难有出洋留学的机会。至于第二部学生，考选游学者也有二、三十人，但未有第一部之多。留堂者仍有五十人以上，勉强分成两班。未几游学预备科办不下去，要改为方言学堂时，原日高等学堂二部的学生，全部申请回原校修业，一部则回去者只十人左右，如黄访书、杜佩球、朱瑞麟、褚广铎等则转进方言学堂；而卢维溥、罗

英俊、孙谋、李翼纯、胡章、王钦寅等则自费赴美留学，莫廷荃、麦应端等则自费赴日留学，杨永泰则考进北京法律别科，岑仲勉则考进北京税务学堂。而早期自费赴日留学者尚有梁慈浩、何绍诚、龙荣轩、龙裔禧、许沅等多人。梁慈浩且于游学预备馆开办时，已回国为该馆日本教师作通译。许沅（即许佩芷）亦于公立法政学堂开办时归国在该学堂任日教师通译。更有早期即离校考充电报生如乔敬业（改名乔灏）、关应钟（改名关鼎）、郑献璠（改名郑大钰），后皆在电政界任局长。

是以在乙巳（一九〇五年）末，由大学堂至高等学堂的四年中，陶模在壬寅开办时招生的一百六十人中，升学转学或就业而离校他去者已超过百人以上了。

（二）武备学堂与将弁学堂

清廷于一九〇一年秋颁布明令，飭各省府州县筹设大中小学堂，这已是废科举的前奏。粤督陶模为当时督抚中的比较开明肯办事者，既已举办两广大学堂，认为有文事必须有武备，于是计划成立一所武备学堂，并指定停办了的黄埔水陆师学堂为堂址，划定专款，委定候补知府汪大钧等负责筹备，岂料草创未就而陶模已病死任上。巡抚德寿继署粤督。德寿虽颀预，但以这所武备学堂，也为新政考成所关，况且陶模已定下规模，粗具头绪，自然乐观厥成，据为己绩。因之武备学堂在翌年，居然成立招生了。德寿是满人，满汉畛域之见自然很深，他认定清初祖制，武装须掌握在满族入手中。遂强调多选旗人入堂，俟其毕业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升学。主办学堂者不得不仰承德寿的意旨，致使招生时不顾素质，以尽量多录取旗人来迎合这位德制军的意旨。德寿和将军都统们，还鉴于两广大学堂的学生中，曾有人公开谈革命排满

之论，故布置这批旗人学生进入武备学堂，是有着一种监视和侦察其他学生作用的。至于武备学堂的当局，因上峰有严防学生播散革命言论的暗示，自然对于学生的阅读书刊，留意侦查，弄到杯弓蛇影人人自危。到德寿去任，岑春煊来督粤，锐意要建设新军，却认为这批武备学生不足以当他拟练的新军基层领导干部之选，匆匆办完一届（时间很短，似乎仅三年左右），仅送少数人到日本士官升学。其中除莫擎宇等一些入外，满籍学生却占了好几名。没有升学到日本去的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便自谋职业解决生活。适值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清廷已明令废止科举，全省各地学堂勃兴，需要教习甚多，而武备学堂毕业生限于所学，不能担任其它科目课程，很少被聘。后来，岑春煊在北横街另创将弁学堂，委周善培当监督，周别具眼光，对于将弁学生的遴选，没有录取上一个旗满籍的人。这班将弁生，只有三个人是我认识的，即伍冠球、熊韬、熊略，他们修业期似不很长。毕业后新军开办，这批人差不多都在新军里派有工作。

（三）学务处与两广师范练习所

岑春煊在督抚任中，兴学成绩斐然，他甫履粤督任，即首先成立学务处，以张鸣岐为督办。其时清廷兴学明诏已颁，严饬各府与直隶州限期成立中学堂，各县限期成立高等小学堂。各府州县知道岑春煊是令出必行的人物，自然不敢怠慢，即将地方上原有的书院学社一类公地划作办学堂的地址，开办费和常年费也筹有定款，只是欠缺师资难以开学，呈复学务处。张鸣岐接到各地催派教习的文电，无从应付，只得通饬各属，在学堂开办之前，先设立劝学所，由各地选一批人送省学习，以资回籍襄助学务。

这样一来，限期成立学堂一事，无形中便取消了。

后来，学务处招聘一些懂得办学的人，在小南门内秋闱试士的贡院里开办一间两广练习员养成所（名称记忆或有未确）。意即练习办理学堂行政事务。同时通飭两广各属（学务处衙头是冠以两广字样故兼辖到广西），保送人员入所练习。广东各属保送的人较多，广西较少。招入练习员，约在二、三百人以上。同时在贡院内开办两广速成师范学堂一所，招生六十人，六个月毕业，练习员则三个月毕业。均驻校膳宿。聘请浙江黄岩人王舟瑶来粤任监督，兼管师范学堂与练习所两部。练习员仅办完一届毕业后即结束练习所。练习员返本籍后，大多数当劝学所长，学堂开办后则当学堂的监学。因彼时学堂的最高行政领导人既为管学官，所以没设校长职，综理学堂行政者为监学，其职权约等于后来学校的教务主任兼总务主任两职，故由劝学所长转充监学未为降格。速成师范学生中只有李天佐一名为广西人，余皆粤籍。毕业考李天佐名列榜首。这批人中我认识的有：杨子毅（后留学德国）、温仲良（后升学优级师范）、沈忠贻、沈忠贻、张柱宸、麦鼎新、曹可均、李振寰、刘作楫、薛逢璞、陈宗孟等，当时广州近乡纷纷办学，师资供不应求。乙巳春（一九〇五年）遂合并练习所原日用地，扩大师范学堂组织，续办两广师范简易科，共招生二百四十人，分为四班，每班六十人，以备毕业后可以满足各地新办学堂师资的需要。广东师范生名额占三分之二，共一百六十人；广西生名额占三分之一，共八十名。当时广东所办之大专以上学堂，如大学堂、方言、高工等学堂，凡总督所主办者皆冠以两广字样，但招收桂籍学生不多。独两广师范的桂籍生名额，则由学务处指定须占三分之一人数。或系于岑春煊乃桂人故也。当学务处计划较大规模开办两广初级简易师范时，清廷还未

明诏废止科举，学务处借贡院来办学，估计只能利用两年，迨清廷废止科举明令颁下，学务处始将贡院改建成一座新型的学堂。

办理首届师范，该校监督王舟瑶算是克尽心力的，但所聘的师资，仍未臻上选，其中只以上海聘来的两位史地教师较令人满意。教历史的是傅远森（湖南人），教地理的是张相文（江苏人），后来这两位先生都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编撰工作。教育一科是请日本人伊藤允美担任的，因为翻译冯斯栾口才甚佳，学生都感满意。理科也是请日本人津久井德次郎任教，初期任翻译的黄玉衡还不错，后来连换两个翻译，都不满人意，结果还是请冯斯栾兼任，才解决问题。教体操的是王鸣瑶，担任音乐课的是留日归来的霍会全，图画课是高剑父。

师范生的年龄大约可分为三级：三十岁以上者占五分之一，二十岁以下者也占五分之一，其余均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毕业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提学使署规定最优等毕业生月给薪五十元，优等四十元，中等三十元，分别分派到各地充当教习。

首届师范毕业后，王舟瑶又接着续办了第二届，但后来将毕业生等次名册送提学使署，奉学署派往各处习教的极少，多数都靠自谋出路了。

三、科举废止后的公立、私立学堂

清末兴学的次序，就广东来说，是先办大学，次办中学及各项高专，却把基础的小学拖到最后开办，这是本末倒置的。当时官办的两广大学成立后，跟着有广府中学的开设。关于广中的史料，已有沈振中、沈祥龙写过，兹不重述。本章仅述清代最后由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至宣统辛亥（一九一一年）的短短六年中，

广东高专以上学堂的兴废情况。

（一）高专学堂的兴废

（1）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两广师范自办完两届之后，新型宿舍的建筑次第落成。巍峨高耸的钟楼，矗立于小南门内，北与越秀山之镇海楼遥遥相对；东堂西堂两座楼房的教室宿舍，足容纳学生千余人以上。于是先后开办优级师范选科与正科，旨在培养全省中学堂的师资。选科两年毕业。选科之设，因当时全省中学普遍成立，为了师资之应急，故未能如正科的全面培养。正科为期四年。不论正科与选科，俱分四部门而专修其一部。四部门中，数理化合为一部门，非数学根底好者不能习理化，国文英文合为一部门，非国学根底好擅长于文学写作者不能习英文，此两部门选生特为严格；此外史舆部门与博物部门，则须图画成绩较佳者始能入选。正监学叶觉迈（字湘南，东莞举人，曾游日本，为康门弟子）。优级师范开办，王舟瑶罗致在南武公学教书的黄海闻（即黄节），叶湘南介绍其同门康徒胡炳熊（字绍南，高要人）、唐恩溥（字天如，籍四邑，曾中过举人）等相继入堂任教，羊城报主笔谭荔垣亦被聘为国文教员。王舟瑶在广东办理师范教育，着眼于把基础打好，要求相当严格。直至辛亥革命广东光复，王舟瑶始返回浙江黄岩原籍。

清末广东开办的五间高专学堂，只有师范学堂与法政学堂延续到民国初年且继续发展，其它如两广方言学堂、由两广大学堂改名的广东高等学堂，以及后起的两广高工，均在辛亥革命时期结束了。至于广东公立法政学堂的历史，已有汪祖泽、莫擎天等人的记述刊出，兹不再赘。

（2）三间高专学堂的兴废

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各班学生，实际上均已修业期满，例应举行毕业考试，因广东已告光复，学堂员生多已星散，校址且已作为北伐学生军办事处。当时应届毕业生，只好自己推出代表，统计各学期成绩，填写文凭，自行办理毕业手续，并自行举行毕业典礼。随之，这所开办了五年的高专学堂即宣告结束了。

两广高等工业学堂的开办，约后于两广方言学堂一年多，堂址在旧广东巡抚署（即今人民公园及市政府所在地）。该校是张人骏督粤时所办的，派了一个候补官员陈涛当监督。据我友卢颂芳、朱英忆述：当时高工分高级、寻常两部，而两部都是先办预科以巩固其基础的。高级部学生分两班，每班学生仅二十至三十人左右。因该两班是准备办机械工程系、采矿冶金系的，还拟请外国教师前来任教，因此对于学生的数学、外文（英、日文）的水平要求甚高，所以能选入高级部的人较少。寻常部共分三班，每班人数都在三、四十人之间，原计划这三班完成预科学业后，拟办化工系、织染系、建筑工程系的。高级部到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年）冬间修业已满，庚戌（一九一〇年）一年都在停课筹备开办正科；寻常部三班在这年还在上课。但是年经过倪映典领导的新军起义以后，革命风雷震撼全省，清廷大吏都已失魂落魄，总督袁树勋，早存五日京兆之念。从前张人骏计划逐年扩充发展高工的专款已被挪作别用，正科实已无从开办，连学堂的经常费也不能如额发足，就只寻常部三班开课，而经费也有捉襟见肘之势。到袁树勋去任，张鸣岐继任粤督，对高工经费支付更少，陈涛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迭辞监督之职，而张鸣岐却既不挽留，也不派人去接任高工监督。因为张鸣岐当时既不筹发高工经费，也不愿负无端解散一间高专学堂之名。正在此时陡遇辛亥

三月廿九日，革命党人火攻粤督署，全城风声鹤唳，陈涛乘机离粤。全校员生，无人负责，只有各自星散，一间两广高工学堂就这样瓦解了。

高工开办仅三年即告夭折，是开办最迟而收档最早的一间。方言学堂是开办早于高工而结束后于高工，有五年的寿命。广东高等学堂，由其前身两广大学堂开办计起，由壬寅至辛亥办了十年，但结果也是校命随清祚以俱终的。这间学堂，却于辛亥之春，有三班学生先后毕业，联同送到北京学部复试合格，各获得科举已停罢后的举人奖叙，或得京官的中书科中书职，或以外官通判用签分各省，这是清室鼎革前夕最后一批的末造举人。

自改办高等学堂以后，学部规定理科文科相间办理，以免偏重培养一科人才。所以第三届招生不能不招理科部，而理科课目比较繁重，不如文科之简易。由于监督吴道熔外行，欲缩短预科修业期限，于是在第四届招生之期，是应招文科生的，乃确定划分丙、丁两班为丙理、丁文以符制度。但丙班只有少数人升入本科理科部，缺额甚多，遂于四届招生时兼招本科生补充丙班缺额。这时广府中学及外府一些中学，都已办过首届毕业，本科生是大有来源的，是以丙班补充缺额的，都是别家中学的正规毕业生，在高等本科修业虽仅三年，连原来毕业的中学合计，却是有八年学历的。原日的丁班新招的文科生仍作预科办，再读两年，始得升入文部正科。有些原日的丁班生，不免因此自行退学了。

这年高等甲乙丙三班都是本科生，只有丁班是预科生，但甲班生是先于乙、丙班一年升入本科的，到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甲班生已修满本科三年学业。这批甲班生，是从两广大学堂开办时入学一直坚持读到最后结业的，计有陆兆光、岑锡祥、卫梓松、劳国荣、李学海、李士鸿、王仁溥、王绳正、王家璧、何家

相、何家玮、关献琛、黄鹄、黄兆镛、黄培埜、黄炳森、张昭芬、周耀光、郭祖绵、郭协和、梁育先、梁龙恩、梁冠芳等二十四人。照章毕业生考试后即须送京师学部复试，吴道熔认为只此一班仅二十余人，办理毕业考和送京复试，事殊烦琐，遂决定过一年后待乙、丙班修业期满，三班一齐举行毕业考再送京复试。一年后，三班共七十八人经过考试全部及格，后送学部复试，也全部及格，获得举人的奖叙。

当时甲乙丙三班毕业后，高等学堂只有数十名学生在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该校也就停止招生了。

另外，丁仁长于癸卯（一九〇三年）冬离开大学堂后专办教忠学堂，到张人骏继岑春煊任粤督后，却打通旧日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作存古学堂，延丁任监督。存古学堂办了三年，到辛亥革命时始结束，其内容及课目所有办理过程都未详。

辛亥广州光复时，丁与吴道熔同居城北丹桂里望衡对宇，闻报纸盛传已京陷帝崩，丁约吴同往广府学宫大成殿内自杀以殉清。吴讽以君尚有老母在堂，未能终养，胡能翫置。丁为悚然，殉清未果，后闻清帝获得优待仍居宫中，吴窃喜幸未空死。

（3）旋生旋灭的两间杂牌学堂

这两间杂牌学堂，一间是随宦学堂；另一间是警察学堂。这两间学堂开办的经过和内容，由于史料欠缺，仅将所知点滴，概述如下：

“随宦”二字，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官僚子弟读书的地方，其中学生，都是籍贯外省，暂时家居广州的人。清制文职官必须回避本籍，惟教职（即教谕训导）及武职乃可以在本省服官，是以广州宦海中，由实缺至候补，自道府以至佐贰杂职从九品人员，无不是从外江来者。这些携眷宦游来粤的人，在过去科举时

代，这些人的子弟的学业是很简单化的，不外经书八股文，尽可自教自学，如果揣摩得法，便捐个监生去应顺天乡试，侥幸中个北闱举，做官依然可作为科举正途出身。但到科举废除，学堂便是代替科举作为出身的正途，而且把旧时科举的生员五贡举人进士之类都对号到学堂毕业生的头上，于是所有宦游人物，为着他们子弟的出路，需要创办随宦学堂。而奉旨起草各项学堂章程的张之洞，也关注到这一点。故在奏定颁布的学堂章程中，也将随宦学堂这个名目列入。

广东的随宦学堂，我参观时，是一座崭新的建筑物，地址记得是在大石街之北，莲塘街之东，旧日俗称将军大鱼塘那个地方。这所学堂的建筑费、开办费、经常费的来源，当然是出自广东省库。因为清代的广东善后局，是全省筹款的总机关，是大小候补官员的根据地。善后局的官员对这所培养官僚子弟的学堂，自会力促厥成。该堂的学制是分高小和中学两级。当方言学堂开办时，随宦学堂已有些人考进方言学堂的，所知的就有张衡、朱绍、祺堃等人。

辛亥革命后，所有清代在粤的候补官宦，均已携眷返乡，随宦学堂也随之解体。这间学堂的举办似有六、七年之久。

警察学堂的举办时间比随宦学堂更为短暂。据知其开办时间，似在光绪乙巳（一九〇五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之际，王秉恩所创办。王秉恩初以候补道当巡警局总办，后来巡警道设立，才当上巡警道。

广州为了革新警政及提高警察素质，在警察学堂招考时，读书人前往投考的不在少数。后来据我接触到的警界人物，如钟定寰、麦翰华、宋达朝、梁展鹏、刘仲彭、简德流等这些警察学堂出身的人都是出过大馆者，尤其是简德流，还是番禺县试的一个

案首。

民国后巡警道改为警察厅，用人讲究资历，所以凡警察学堂毕业的学员，在岗位上都能站得住。

（二） 私立学堂的兴替

（1） 河南方面的私立学堂

广州的河南设有私立学堂三间，其中有才书社一间开办最早，与两广大学堂同时，稍后的有南武公学与岭南学堂。此三间学堂在清末已办得相当蓬勃旺盛，各校学生人数亦不少。至其校史及办学内容概况，作者及他人已各有专文论述，故此从略。

（2） 西关方面的私立学堂

西关方面有进取、南强和述善这三间私立学堂，学生人数在全盛时期都在百人以上，堪称较有规模的学堂。

进取学堂设于上西关高基的万寿庵，并非借用佛门（如南武公学则始终是借用海幢寺佛堂僧舍的），而是整间收用，实际已把寺产变为学产，既无僧尼留住，也不存有佛像金身了。这间学堂创办的人，是黎起卓、王秋涓、潘达微这几个同盟会员。黎、王都为武备学堂毕业生，黎名民铎，东莞人，王名军演，番禺人。彼等在武备修业时，成绩优异，嗣因有革命嫌疑，被压抑不得升送日本士官学校。潘达微为名画家居古泉的入室弟子。另外，还有黎起卓的业师番禺老秀才杜芳（字小朴）。当时他们创办这间学堂的目的，主要是借为利便海外同盟会人往来作掩蔽，故特别选择上西关高基这个较为偏僻之处。

南强公学后来改名为广东公学，是保皇党人主办。堂址在下西关逢源角一座大屋，开办费是由保皇党海外募集而来，学校设备较进取、述善等学堂完善。该校门前陈列着十数尊意大利雕刻

人面兽身石像，据说是康有为游历欧洲时，从罗马购得，还花了不少运费，摆在这间保皇党学堂门前陈列的。该堂的主持人为番禺的罗伯雅，任课的有：伍庄宪子、朱启明等人。这间学堂似是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间创办的，所以到宣统辛亥（一九一一年），已有首届高小学生毕业。辛亥革命后，进取、述善等学堂，还在继续办，而这所广东公学却停办了。

述善学堂后来改名为述善两等小学堂，为述善堂（在黄沙，为九大善堂之一）的董事们所倡办。修葺了至宝桥脚一间节孝祠为堂址。董事长（等于校长）方静仙（潮州惠来县人）、董事李戒欺（别名鉴诚，从化人）、罗少翹（别名彤璚，《七十二行商报》编辑兼发行人）等皆为当时社团中的头面人物。学生宿舍可容数十人。该堂所招第一批高小生是潮州籍集体而来的，他们俱是成年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约四十人，编为高小甲班生。次年续招高小乙班生，却是集体而来的新宁（今台山）人，约三十余人，年龄在三十以下二十以上。这些高小生入学后务必读到毕业，不得中途退学，是有固定性的。至于第三年招生，由于宿舍所限，对于集体入学者，无法收容。这学堂既名为两等小学堂，所以开办时计划是办高小两班初小两班的，第一层高初小各招一班，第二年也是如此。但第一年初小班因为来的都是邻近私塾转来的学童，年龄是十五岁以下至七、八岁，程度参差不齐，一年之后，去者八九，所留无几。到第二年招生，采取新旧合并，一个班也只有四十人。高小班则有扩充可能，只因学生要集体寄宿，无法增加班次。

广东公学我仅到过一次，是辛亥（一九一一年）秋该堂举行第一届高小毕业典礼，我代表述善学堂去参加典礼的，该公学的情况无所了解。未几而广州光复，这间公学便关门大吉了。